
ICANN72 | 虚拟年度大会 — ICANN 董事会与 GNSO 理事会联合会议
太平洋夏令时 (PDT) 2021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二 — 9:00 至 10:00

[正在录制]

弗朗克·卡拉斯科 (FRANCO CARRASCO):

大家好，欢迎参加 ICANN 董事会与通用名称支持组织的联合会议。

我是弗朗克·卡拉斯科，是本次会议的远程参会经理。请注意，本次会议正在录制中，请大家遵循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

本次会议将提供六种联合国语言的同声传译服务，分别是阿拉伯语、中文、法语、俄语、西班牙语和英语。请点击 Zoom 中的“同声传译”图标，选择你要在本次会议中聆听的语言。

如果讨论组成员想发言，请说出你的姓名，如果你使用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还要说明你要使用的语言。在发言之前，请确保从同声传译菜单中选择你要讲的语言。

此外，请务必将所有有声通知静音，并在发言时保持口齿清晰和适当语速，以方便口译人员翻译。

注意：以下内容是针对音频文件的誊写文本。尽管文本誊写稿基本准确，但也可因音频不清晰和语法纠正而导致文本不完整或不准确。该文本仅为原始音频文件的补充文件，不应视作权威记录。

本次讨论将仅在 ICANN 董事会和 GNSO 理事会成员之间进行。因此，今天我们不会回答听众的问题。不过，所有与会者都可以在聊天窗口中留言。请使用聊天窗口中的下拉菜单，然后选择“回复所有小组成员和与会者”。这样所有人都能看到你的留言。请注意，在 Zoom 网络研讨会形式下，私聊只能在讨论组成员之间进行。讨论组成员或标准与会者向其他标准与会者发送的任何消息都会被会议主持人、联合主持人和其他讨论组成员看到。

若要查看实时速记，请点击 Zoom 工具栏中的“隐藏字幕”按钮。

好了，现在我把时间交给 ICANN 董事会主席马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 先生。

马腾 (Maarten)，请讲。

马腾·波特曼：

谢谢，弗朗克 (Franco)。欢迎大家参加 ICANN 董事会和 GNSO 之间的这次会议。

19 个月前，谁能想到那是 ICANN 董事会和 GNSO 理事会最后一次面对面召开会议呢？那时我们并不知道，时间过得真快。看来我们仍然能够一起完成工作。但是，像这样的会议也很重要。

这些会议没有脚本。在这些会议上，我们希望真诚地与大家沟通，探讨你们最关注的一些问题，而今天的主题已经公布。

现在，我将这些成员指定为董事会今天的主要发言人。作为董事会，我们将开诚布公地与大家交流，这意味着他们是第一答复人。就特定主题而言，他们是拥有话语权的关键人员。但我们的初衷的确是促进良好的讨论。

所以，对此我很期待，希望我们能充分利用接下来的时间。

菲利普 (Philippe)? 我可以请你说几句吗?

菲利普·弗夸特 (PHILIPPE FOUQUART):

谢谢，马腾。我叫菲利普·弗夸特，很高兴来到这里。感谢邀请我们参加本次会议。尽管是通过网络，但和你们见面总是非常愉快。如你所说，谁也没有想到，我们第一次面对面会议已经过去 12 个月了，我们仍然只能在线上会面。

不过，我们很高兴能与你们一起探讨我们讨论得出的三个议程事项。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吧。

马腾·波特曼:

好的。今天的第一个主题是介绍 GNSO 理事会批准的 EPDP 相关政策建议的最新情况，即 EPDP 第 1 阶段的建议 7 和 12。

我们已经就此互通信函，并且仍在共同努力。

好的，贝基 (Becky)，你愿意介绍一下吗？

贝基·拜耳 (BECKY BURR):

可以。谢谢大家。很高兴通过虚拟方式与各位交流。我期待着很快有一天能与大家面对面沟通。

关于建议 7 和 12，董事会非常赞赏我们就这两个问题与理事会合作的方式。你们也许还记得，我们对这两项建议都有疑问。关于建议 7，我们认为这些建议的运作方式与既定的共识性政策不一致，因此我们希望理事会就此进行澄清。关于建议 12，我们担心有关注册人信息的内容会丢失。

我们与 IRT 和理事会进行了良好的交流，并且我们感谢理事会为我们提供的指导。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已就建议 12 发送了一封信函，根据各个方面的影响总结了我们的结论和理解。假设我们的看法一致，那么就消除了进一步沟通的障碍。

关于建议 7，我们已经为此提供了前进的方向。因此，我们正在等待你们就我们在其中提出的方法发表反馈意见。假设（听不清），那么解决有关建议 7 的该问题将为一系列其他实施任务清除障碍，并且将推动组织与签约方机构之间关于数据保护协议的讨论取得一些进展。

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希望可以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贝基。我是菲利普。你刚刚提到的两封信函我们已经收悉。当然，就这两条建议而言，决定权掌握在我们手中。

只是涉及到时间表问题。关于建议 12，我刚刚与理事会分享了这封信函。我们不太可能有时间在明天的会议上讨论这封信中提出的假设，但我们会在 11 月的某个时间进行讨论。

我们的理事会电话会议将于 11 月初举行。但愿届时我们可以就该信函提出一个讨论事项。

对于其他事项，我想让潘 (Pam) 先讲。潘，你愿意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两个事项的

要素吗？

潘·利托 (PAM LITTLE)：

大家好。我是潘·利托。谢谢菲利普。各位 ICANN 董事会成员，你们好。

除了贝基刚刚介绍的这两个未决事项的最新进展外，我想其他...很显然，理事会将仔细了解这些事项，想一想我们如何才

能与你们确认建议 12，包括确认你们在最近一封信函中所述的理解和实施是否与建议 12 的意图一致。

我想，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我们希望能真正考虑如何不断改进我们的流程，以及社群制定政策建议的方式。建议提交给理事会后，理事会将通过这些建议。然后，建议会被提交给董事会。一旦董事会通过建议，它们就会进入实施阶段，并且实施工作由 ICANN 组织领导。

所以，三方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且每一方都各司其职。作为理事会，我们努力做的就是在收到工作组的最终报告后，始终尽力遵守 PDP 手册中的时间表，例如，我们最近收到 EPDP 第 2A 阶段的最终报告时就是这样做的，手册中说明了理事会最好能在第二次理事会会议之前审议最终报告并进行投票，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这样做。我想，在明天关于 EPDP 第 2A 阶段最终报告的理事会会议上，我们要做的就是这项工作。

最近，让我们有点犯难的是，一旦理事会批准了这些建议，然后将我们的建议报告发送给董事会，时间方面就变得有点难以预测，因为我们无从得知董事会何时会就理事会的建议报告做出决策。此外，造成时间更难预测的另一个层次、维度或者说复杂性或因素就是，现在引入了运营设计阶段。因此，在董事会真正考量理事会通过的建议之前，这也增加了更多时间。

我们确实也意识到其中一些项目...例如，EPDP 第 2 阶段、标准化访问系统和后续流程，这些将涉及...这些项目很复杂，需要时间实施。但是，社群也希望这个时间能够预测，因为在某些情况下，社群实际上花费了数年的时间，倾注心血来制定政策建议并提交给理事会。但是他们感觉，一旦理事会提交建议，就很难预测董事会何时会决定考量它们，以及何时完成实施。

所以就我个人而言，以我自己为例，我已经加入理事会四年了，明天的年度大会结束后，我将离开理事会，我一直在试着回顾理事会或 GNSO 社群在政策制定方面取得的成就。我真的很难找到一项由理事会通过、然后由董事会通过，之后实施并已经完成的政策制定工作。

我一个也想不出。

所以这真的...这个问题，我们如何才能使这个政策制定流程更加有效、及时和可预测，特别是在理事会通过或就特定最终报告做出决定之后。

因为这会影响理事会的工作规划，也会影响社群，因为所有这些时间表都增加了我们的不确定性，使我们无法确定何时...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资源，甚至连实施也需要社群资源。

另一个问题是，理事会如何才能在实际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我们如何与组织更好或更密切地合作来协助实施。

好的，我看到贝基举手了。

谢谢。

马腾·波特曼：

的确如此。感谢你这样想。我们确实在努力做到清晰明确。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正在尝试建立必要的 ODP。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因此我们真的需要挖掘信息，并确保所有要素都尽可能清晰透明。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遵循时间表。是的，我们每天都在学习。但与 GNSO 一样，董事会也需要时间才能得出结论，并确保我们一起做正确的事。

就这方面而言，我们不会等到收到报告。我们已经事先召开了会议来探讨与此有关的问题。但我们必须真正等到得出结论之后，才能确保开展适当的工作。

好的，贝基，你愿意...

贝基·拜耳：

不。

马腾·波特曼： 你有同感吗？

贝基·拜耳： 马腾，我想补充一下你刚刚说的。特别是对于建议 7 和建议 12，我认为我们（网络延迟）会很有帮助。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把这个问题解决。早期的对话可能会更好...例如，理事会和董事会之间进行小组讨论，了解工作进展，并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减轻这些问题。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董事会有时感觉我们彼此好像在各说各话。

所以我认为，这值得我们思考，就这个问题，你们向我们提出了一项政策。我们对此有一些疑问。弄清楚并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法是什么？是否有比我们在建议 7 和 12 中遵循的路线更好的方法？我认为这值得思考。

马腾·波特曼： 谢谢，贝基。

潘，你想要发言吗？或者我们请菲利普和（介绍名字）...

潘？你觉得可以吗？

潘·利托: 好的。谢谢。

马腾·波特曼: 那么，我请菲利普来说几句。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马腾。我是菲利普。

我想就潘和贝基刚才所说的内容补充几句。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据我了解，在董事会要求组织修改共识性政策的文件中，提到了如何处理...我不记得文件中使用的措辞，但大致意思是采用专业、可预测和透明的方式。

这点非常重要...我很赞赏这句话，这是非常肯定的，但尽管如此，几个月以来，我们收到的许多信号均涉及这一主题，就在我们昨天的会议召开前不久，苏珊·佩恩 (Susan Payne) 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追踪...用我的话来说...GNSO 所制定政策的售后问题。

这就是我们战略规划会议的目标之一。贝基，正如你所说的，我不会说轻量级，但我会说相称地，我们想确保的是不要添加繁文缛节，比如我们交换的这种回复信函，也许有更便捷有效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即便是远程方法也行。这就是我要问的问题。但这在我们的议程上非常重要。

很显然，我们需要采用专业而统一的方式与 ODP、你们、董事会和 IRT 等沟通，并确保对我们的 GNSO 社群完全透明。因为如果方式不适合理事会，也就不适合 GNSO 中的每个人。

谢谢，马腾。

马腾·波特曼： 说得非常有理。谢谢。

跃然 (Göran)，你能...

马跃然 (GÖRAN MARBY)： 谢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讨论。这个讨论很及时。去年，董事会和组织就预见会进行这样的讨论。

一年来，董事会和组织已经或多或少地表示过，我们将到达一定阶段，许多...在组织的支持下，社群的所有努力工作都将产生真正的追赶效应...我的意思是，去年我们为 4,000 多场社群电话会议提供了支持。我们很清楚社群工作有多努力。这也意味着组织也很努力地为社群提供支持。

我们很长时间都在说，我们将到达将一切都摊开来说的阶段，因此我们必须开始确定优先级。

于是，我们启动了这项工作。因为，无论我们的愿景如何，社群、组织中用于完成工作的资源是有限的。大家昨天也听到了我们的讨论，审核建议有 250 条，涉及我们从未接触过的领域，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没有人制定过，这是我们遇到的最大规模的 PDP 之一。仅仅是 ODP 的复杂性就彰显了它的复杂程度。如果你们查阅下一轮的范围界定文件，就会发现这是一个 3、4 亿美元的项目。上一次，我们花了大概四五年的时间来实施。我们希望将时间缩短。

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包括我们与社群的对话，我们认为这属于社群参与的一部分。实际上，这就是在确定优先级。

我们去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我们开始成功后，我们在 ICANN 组织内部进行了自我重组，并采取了新的措施来提升工作效率，比如设立规划部门，以及分配实施审核的新职责，等等。

之后，董事会成立了一个规划委员会，这是其一。此外，我们还联系了 GNSO 领导层，着手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刚刚进入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在获得的建议相当多，并且有必要确定优先级。

潘，你认为什么也没有发生，对此我并不认同。我的意思是，如果进入第 2.A. 阶段，董事会就会立即接受其中一些建议。当...抱歉。第 2 阶段。抱歉。这能确保不复杂的建议被真正接受。如果没有 ODP，那么我们将继续执行 GNSO 政策。我们没有预见到另一个 ODP。只不过，社群通过 GNSO 完成的一些工作非常复杂。

还有一件事...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在 ICANN，做决定可能非常容易。我就可以做决定。董事会也可以做决定。但这并非 ICANN 的运作方式。我们必须始终下意识地考虑到，我们必须联系 GNSO 理事会或 GNSO，因为这才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我知道有些人对此有所抱怨，认为我们应该更快、更努力地做出决定。但实际上我恰好认为，通过 GNSO 政策工作分配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是一个完美的模型。

但正如菲利普所说，我们取得了一些流程改进。尽管如此，在移交之后，由于实行了新的规则，因此需要做出新的决定。我不是在抱怨这些规则，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想出办法。例如，董事会不能更改政策，我们必须联系 GNSO。我认为，许多更复杂的事情都基于你们在闭会期间所做的工作，目的是让我们始终确保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总是最好的模型。

如果不相信我们通过多利益相关方模型、通过社群工作来做事的基本原则是最好的，我就做不了这项工作。

但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通力合作，将它变得更好。它不应该受到指责...没错，我们可以讨论，我认为我们需要从 ICANN 组织中找出另一种方式来支持实际的 PDP 工作。回顾第 2 阶段，我想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我们应该改变合作方式，因为我们在一年半前说过，全球系统的识别方面会很复杂。事实证明，我们说得没错。

我们怎样参与对话才能意识到这一点呢？这是其中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建议 12，因此我们绝对应该看看流程，想一想我们如何在董事会和 GNSO 之间互动才能提高效率。必要时，也需要积极利用 ODP。

此外，我还认为是时候从实施部分倒退回 GNSO 理事会来看看我们的交流方式。因为还要确保我们始终确认 IRT 符合规定的政策。

我觉得我们可以采取很多措施来进行改进，只要我们最后的讨论不互相推诿责任。因为归根结底，我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讨论。作为一个机构，自成立以来的几十年里，ICANN 一直善于自我演进。我们已经到了必须向下一层演进的阶段。

所以，潘，感谢你提出来。我知道，我和我的员工都非常努力地与社群合作，我们都竭尽所能。

另外，我还想提供一点比较正面的反馈意见。我们的 PDP 工作也取得了许多成果，并不是一事无成。

谢谢。

潘·利托：

谢谢跃然。是的，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澄清一下。我的本意绝非指责董事会或组织无所作为，没有这样的事。

我确实意识到我们提供了许多建议。正如你所说，问题只是我们如何能够更好地协调、协作，尤其是在实施阶段，以及在董事会...抱歉...理事会对某些建议做出决定之后。

跃然，你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理事会刚刚收到了一封来自特里莎 (Theresa) 的关于如何修改政策的信函。我必须承认，显然我还没有机会真正仔细阅读这封信函。新的理事会成员将继续处理这个问题。但我希望这将提供一次机会，如你之前提到的，在今后进行一些重新思考和重新设计。我认为我们的这次交流非常重要。

谢谢。

马跃然：

谢谢潘。

我可以...它是“思考文件”。它实际上是为了...我们称之为“思考文件”。这是我们编造的一个新词，只是为了确保这不是我们双方之间的一次正式谈判。这份思考文件由我们在董事会成员的协助下共同制定，只是为了促成我们探讨如何改进流程。

潘·利托:

好的。谢谢。

好了，下面交回给菲利普和马腾。

谢谢。

马腾·波特曼:

非常好。

谢谢你们的精彩讨论。的确如此，持续改进才能发展。处理复杂的流程需要规划。对于 ODP，如果我们逐渐学会更好地使用它，它也会变得越来越有效。至少它可以让信息变得透明。它不会消失在一个黑盒子里，然后，哦，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再次出现。

所以我们做到了透明。

关于联络人的讨论非常有趣。大约一年半前，我们进行了类似的讨论。他们可以说明联络人将为流程带来的改变来提高我们的期望，从而提高参与度。

在你们最近的请求中，我们进行了来回沟通。事实上，我们确实提议设置两名联络人或者一名联络人和一名备用联络人，以确保沟通的连贯性，并确保我们能够直接互动，不完全是为了制定决策，而是为了交流信息，从而确保我们在前进的过程中保持紧密合作，避免不必要的工作。所以我觉得，需要循序渐进。

这份关于如何改进政策制定的文件...我是说，这份 PDP 3.0 文件两年前就出现在理事会了吗？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示例。你们现在甚至可能想要更新其中的内容。也许不是更新为 4.0，而是 3.1 或其他什么。因为我们刚开始实施时，就像现在采用 ODP 一样，你们遇到一些麻烦就会说，哦，我没有想到会这样。

所以，我们鼓励继续展开此类公开讨论，并寻找持续改进的机会。

交回给你了，菲利普。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

我只是想快速地说几句来感谢你们的分享。我看到特里莎刚刚来了一会儿...感谢你分享那份文件。据我猜测，几年前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我们回头会就此回复你们。跃然，正如你所说，

我们很赞赏思考文件的性质。再次感谢你们的分享。我想这会为 RSVS 提供意见，正如你所说，需要精简...我们所说的精简是指，让我们所制定政策的“售后”更加透明和专业。

谢谢。

马腾·波特曼：

很好。

还有其他意见吗？或者我们转到战略规划会议主题？

菲利普，你想分享一下理事会今年战略规划会议的计划吗？

菲利普·弗夸特：

好的。实际上，我可能会简要地介绍一下。

我是菲利普，大家可能还记得...在每一期开始时，我们都会在 GNSO 理事会内部举行一次战略规划会议，现在已经五年了。以往都是在一月份召开。这将是我们的第二次在今年早些时候举行会议。我们已经启动了会议，它预计会持续到 11 月中旬。

我们通过这种会议完成了很多工作。借助这种方式，我们...不仅是为了社交和相互了解，这绝对是有所帮助的，即使我们采用远程的形式。但是，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启动一系列不同的举措。马腾，你提到了 PDP 3.0。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为我

们提供了改进项目管理和资源管理的机会。当然，这些是我们今后可以改进的方面。

因此，我刚才说过，尽管这次会议将采用虚拟形式。我们已经为这次战略规划会议制定了几个目标，其中一个目标我们刚刚已经讨论过了，就是我们如何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监测和参与我们制定的政策，并确保其公开透明。这是一个主题。

另一个主题是推进我们管理项目的方式。到目前为止，我们基本上监测的就是这些。我们制定了所谓的 RADAR，即我们在特定时间范围内大力开发并且需要理事会采取行动的项目列表。但是在管理资源方面，我们有点...我们没有...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根本谈不上资源管理。我觉得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很显然，即便有志愿者工作，这也绝对是一项挑战。为此，我们不想增加任何（听不清）负担。

这也是我们需要讨论的地方。

这些就是我们为此次战略规划会议制定的两三个目标。

如我刚刚所说，（听不清）11月中旬，我们邀请了董事会的两名成员作为嘉宾，也就是贝基和马腾，两位肯定会受到欢迎，就像上次一样。实际上，我们已经好几次有幸邀请到你们出席，即使是在洛杉矶。只不过这次会议将采用虚拟形式。

这就是关于今年的计划。

如果其他理事有需要补充的，请随意。当然，关于我们在 SPS 期间应该做什么，我很乐意回应任何问题或意见。

谢谢。谢谢，马腾。

马腾·波特曼：

谢谢。我们看看聊天室内有没有人举手。

不过，确实如此，你提出的最后一点，是一项挑战，对吧？你们如何才能不给志愿者造成过重的负担，但同时又能为他们提供发言权或发言的机会。在其中找到平衡才能实现很好的平衡。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

也承认，菲利普，请讲。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马腾。我是菲利普。

我只是想补充说明一下在志愿者工作环境中的成果管理。

我们非常清楚，在 Excel 表中输入数字就像个陷阱，既费时也毫无意义。我们不能仅凭猜测来管理项目。这才是真正的挑战。如果我们想管理资源，就需要对可用的资源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这看起来是一项微不足道的任务，但这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并采用恰当的方式。我认为这就是问题所在。

谢谢。

马腾·波特曼：

谢谢。谢谢你。

好的，如果没有其他问题，那么我们就有机会一起听听董事会的想法。

感谢你们的交流，你们非常明白在这个时候做这些事情的挑战。通常而言，复杂的问题可以通过在线下提出并一起探索来很好地解决。这样的讨论也是一种机会，但是之后，你们需要主动联系，比如通过电话或 Zoom 进行交流。总而言之，这是为了共同寻找符合 ICANN 最佳利益的前进道路，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但事实也越来越如此，因为我们确实看到，有人（听不清），并且如果他们认为可能，还在挑战合法性。所以，表明我们是这个互联网、这个全球互联网标识符系统的好管家，我们是在为所有人服务，这是件好事。

因此，这是我们共同的承诺。再次感谢大家参与本次会议。期待我们的下一次对话。

非常感谢。

休会。

噢，抱歉。抱歉。

还有董事会的问题。

我差点忘记了董事会的问题。抱歉。

请展示董事会的问题。

好的，这个问题与我刚才谈到的主题尤其相关。我们面对的是整个世界，他们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我们完成使命的方式。此外，他们对互联网运行方式的兴趣也占据了上风。

你们觉得我们如何才能更有效地识别全球政府并与他们密切合作，同时确保他们在了解问题之后再采取行动，然后再处理与 ICANN 的使命相关的地缘政治问题？

我知道你们很熟悉跃然的 CEO 报告，其中列出了与我们召开会议的人员，这也是答案的一部分。我们的战略规划将其作为明确焦点，并且还有一些与此相关的活动。

但是，我们如何才能为此充分合作呢？

菲利普？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马腾。我是菲利普。

我不知道我们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原因是，我知道你们已经收到了许多有关这个特定主题的问题和反馈，作为 GNSO 内的 GNC，我不想在某种程度上重申你们的讨论。

但是理事会提出了几个问题，我想你们已经在其他会议上解决了。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想重新谈谈这些问题。

但至于问题中的“我们”是谁，我知道你们已经与 CSG 弄清楚了这个问题的。但是我想听听其他理事的看法。你们可能也想澄清一下。

对于其他事项，具体而言，有一些要素与你们在短期内想到的示例有关，从实际角度来看，这些会议将如何真正收集对这些目标的意见，希望你们明白我的意思。我们想问的问题就是这些。

不过我只是想为此详细说明一点，塔蒂阿娜 (Tania)，我知道你已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了。也许你可以趁此机会回顾一下这个阶段的讨论内容。

塔蒂阿娜。

塔蒂阿娜 • 托皮纳 (TATIANA TROPINA):

非常感谢，菲利普。

第一点当然是菲利普刚刚所说的。你们提到的“我们”是指董事会、组织或社群，还是全部？我想这确实是我们很多人都好奇的事。

那么在理事会方面，我们也想澄清一下，你们提到了这些地缘政治问题，也注意到我们最近看到了 CEO 跃然的博客文章，你们能不能举出任何具体的例子，比如你们正在讨论的所有举措？究竟是什么促使你们需要这种交流？比如短期和长期。你们想优先解决什么问题？或者它是否更像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因此，在这方面，无论“我们”是谁，“我们”应该以哪种形式更紧密地...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是什么？

此外，我想提醒一下，我们知道这种交流在某种程度或形式上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们记得是在 2018 年和 2019 年，尽管

其目的是更多地追踪监管发展以及由谁执行。当然，之后的问题同样是，由组织执行吗？还是社群？

我们进行了通信。我们理事会想在此重申一点，我们在 2019 年 7 月寄给你们的信函中提到过这一点。下面我将引述其中的内容。请允许我读出来。我记不起来了。我甚至连描述技术服务提供商的内容也不记得了。所以我将进行引述。

作为 GNSO，我们欢迎进一步了解 ICANN 组织为整合、分析和分享从社群收到的意见制定的计划。

所以我希望有足够的观点来开始这个讨论。马腾，下面交回给你，或者董事会有哪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马腾·波特曼：

是的。不，谢谢。

菲利普让我在某种程度上重申，我们所有人在生态系统中遵循的模式是什么，这个模式就是，社群制定政策和优先事项，组织负责促进和实施，而董事会确保其合法、合理并符合章程和法律。

这也是有时工作会延迟的原因，因为我们没有采用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型。之后，就收到了邀请。

但是跃然，如果你想谈一谈政府合作...组织负责的任务（听不清）。

马跃然： 谢谢。

塔蒂亚娜，我感觉我们之前谈过这个问题。

塔蒂阿娜·托皮纳： 有可能。

马跃然： 我的意思是，我该从何说起呢？

首先，如果你了解一下通过不同平台与政府互动的情况，正如我们所说的，我们已经看到...很抱歉，这些是我们本周早些时候在其他会议上讨论过的内容，现在我又重复了一下。

所以，（听不清）看到，不仅仅是 ICANN 机构，互联网的互用性也面临着一种形势，我称之为新的威胁。当然，依据之一就是俄罗斯平台...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他建立了一个平台来打造政府管理的互联网生态系统。他们将其取名为 ICANN。但是，当然，RIR 和 IETF 以及根服务器系统也包含在其中。

这是其一，第二，

我们看到不同的联合国机构提出了不同的提案，其中一项提案认为，联合国应宣布将 DNS 作为关键基础设施，从而使 DNS 成为所谓的联合国系统法律权能的一部分，对此，我们当然不赞成。

我们看到了针对新 IP 的提案，这些提案与 IP 毫不相关。它们只是徒有其名。

我们发现，世界各地对人们连接到我们所谓的互联网互用性的能力提出了不少立法提案，这些提案也对 ICANN 制定政策的能力产生了影响。

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提案。我们开始看到这方面的趋势。我们一直在问，当我们从 ICANN 组织的角度和董事会的角度看问题时，事情会非常简单，那就是我们希望与社群就此建立更好的互动点。我们不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我们并非无所不知。例如，我们不可能追踪世界各地的所有立法提案，然后自动意识到它们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实际上，我们需要社群为此提供意见。我们偶尔也会收到社群的意见。

我们曾经提议，在每次 ICANN 会议上，都应该用 90 分钟的时间来与社群一起讨论政治、互联网治理等的最新情况，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更有针对性的论坛上进行对话并展示我们看到的一些内容。

我们经常去到社群的不同部分，进行不同程度的讨论。例如，现在我们已经与社群的许多部分讨论过 NIS 2 了。我敢肯定，不久之后；我们还将讨论即将出台的数字服务法案。

关于印度和中国的立法，我们尚未进行过多讨论。有一篇关于中国立法的文章即将发表。我们提议就此发布一篇博客。我们觉得是时候进行对话了。因为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从事 ICANN 工作的人员实际上都相信系统、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以及互联网的技术互用性。

我们确实会通过...我想是在报告的第 65 页，我们总是会说明我们与哪些政府召开了会议，我们与哪些论坛举行了会议，以及我们讨论了哪些内容。

几年前，我们提供了一份（听不清），我们在其中介绍了我们实际讨论的内容。所以你们知道，我们没有讨论过政策。

比如说：我们绝对不会就 GDPR 本身或 NIS 2 发表意见。我们有所顾虑，因为...例如，在部分 NIS 2 中，他们希望规范根服务器运营等。

我们认为是时候进行对话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取决于你们想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但对我而言，“我们”始终是 ICANN 董事会、组织和社群。因为我觉得我们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我们已经...几年前我们有过一个想法，我们提议成立互联网治理工作组，抱歉。我现在不记得名称了。事实上，我们的提案没有成功。因此，现在，这就是我们提出这个建议的原因。

另外，你们也可以看到董事会为我设定的一些目标，我们...这涉及到市场营销。我们将在今天的高管团队问答会中详细讨论这些内容。但是，也有一些目标与此相关，包括为 ICANN 组织的各个机构提供更多资源，例如，与世界各地立法机构合作的机构。

谢谢。

马腾·波特曼：

谢谢你。

有请塔蒂亚娜，然后是菲利普。塔蒂亚娜。

塔蒂阿娜·托皮纳：

非常感谢。我不想成为唯一发言的人，但我想在这里提出两点，只是为了澄清。

跃然，听了你刚刚的发言，实际上现在我感觉越来越复杂了。这样做是为了与外界联系、与利益相关方交流并向他们传达信

息吗？或者是为了建立与 ICANN 社群沟通的接口吗？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下面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点。你们在提到“我们”的概念时，无论是马腾还是你，就 ICANN 组织、ICANN 社群、ICANN 董事会而言，我发现这存在一些矛盾，因为 ICANN 社群不是一个整体。你提到了俄罗斯提案的威胁。但俄罗斯是 GAC 的一部分，而 GAC 又是 ICANN 社群的一部分。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有着共同的理想。我坚信应该有...我的意思是，“我们”，当有人与外界交流时，他们代表着 ICANN 社群的一员，但他们可能有着不同的兴趣、不同的（听不清）和不同的理由。并不是每个人的观点和意见都相同。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关于这项工作本身。

它意味着什么？例如，当你们在谈论这个关于互联网治理的 CCWG 时，即使是社群本身也无法判断我们是否需要它。另外，“我们”的概念也变得有点复杂，可能需要一些调整。

谢谢。

马腾·波特曼：

是的。我认为...

马跃然： 简单说一下...

马腾·波特曼： 很快，“我们”的定义取决于一起致力于这个使命，对吧？这个稳定而安全的唯一标识符系统。这是我们共同的使命。事实上，关于这些细节将如何解决...我们制定了相关流程，我们已将其编入章程。

不过，跃然，请讲。抱歉。

马跃然： 我的意思是，我不想...我提到了俄罗斯平台。我们的...有其他政府，例如，我们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的提案。他们在 GAC 中也非常活跃。我们很清楚这一点。我们也知道，例如，在多利益相关方方面，有些政府实际上也积极地认为欧盟委员会的提案是错误的。

所以，我看待事情的方式和（听不清）事情是，我们缺乏讨论，我们可以通过 ICANN 组织公开自由地告诉 ICANN 社群或者无论是谁，让他们了解我们看到的威胁，我现在将它们称为威胁，而不是机会，了解我们需要参与的方面，以及 ICANN 社群感兴趣的部分及想要参与的方面。

因此，我们多年来所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向 ICANN 社群的不同机构征询不同的意见，或者将最新信息或他们的意见发送到立法流程等等。并且不偏袒任何一方。例如，如果你们认为 NIS 2 或 GPR 合适，但我们必须提供有用的联系人，以便你们的聲音可以被听到。但是，只有当你们真正知道存在立法流程以及如何处理它并乐于提供帮助时，才能够如此。

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取消...有时候你们也不得不在不知道答案的情况下提出问题。我们向社群界定了问题，实际上，这是为了获得有关我们如何改善方面的意见。我不知道绝对的答案。我觉得董事会也不知道绝对的答案，因为很难得出绝对的答案。因此，这是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想要做的最重要的事，也就是在我们的工作与社群之间建立一个协调点，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公开的对话。

如果我无法向 ICANN 社群提供充分的信息，以便他们在政策制定流程中予以考虑，那么我想这将是工作中的一项失误。我觉得我现在...很难履行我赋予自己的义务，很难让你们知道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什么。我们...

因为我们的一项重要职责是，确保你们拥有正确的信息来做出决策。

这是我们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其中一种方式。这就完全足够了
吗？可能还没有。但让我们从某个地方开始吧。

马腾·波特曼： 菲利普来吧。我看到你也举手了。

菲利普·弗夸特： 好的。谢谢。谢谢，马腾。

我是菲利普。

从这些例子来看这是否是个好主意，我们撇开这个问题不谈，因为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我们理事会还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这只是一种观察意见。

在这些会议期间的某个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具体地讨论预期的最终成果及其实现方式，将会非常有用。

举个例子，向 ITUT 全权代表大会或 WTSA 提交贡献、提案，以及在一个特定的国家或地区，用他们的母语就正在制定的框架提供修订或修订建议，这是两项完全不同的任务。我认为在某个时候，我们需要...可能社群需要弄清楚我们想要解决哪个问题，如果需要两者兼顾，那么就应该考虑我们如何为此做出贡献。我认为这真的大有帮助。

谢谢。

马腾·波特曼： 好的。谢谢。

我澄清一点，即使在董事会中，我们也会出现意见分歧。但我们会共同努力得出一个结论，然后再由董事会发言。

感谢你的意见。

在此说明一下，我不会查看聊天内容。如果 GNSO 想在聊天室中发表任何内容，显然很好。

现在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塔蒂亚娜，请讲。

塔蒂阿娜·托皮纳： 我刚才看到我们的一些理事在聊天室中问到 RPM。我只是想鼓励一下他们，因为我们只有三分钟的时间来真正举手提问了。

马腾·波特曼： 好的。理事会有谁想就 RPM 提问吗？

我看到马克西姆 (Maxim) 了。

马克西姆·艾尔佐巴 (MAXIM ALZOBA):

我是马克西姆。

我的问题是，可以同时存在多少个 ODP？我希望至少可以有两个。因为 RPM 第 1 阶段很久以前就完成了。另外，你们认为 RPM 第 1 阶段的 ODP 迁移时间表是什么，如果有的话，但愿如此？

谢谢。

马腾·波特曼:

我确认一下。

马跃然:

如果可以的话，一般的答案是，我们实际上确实在 SSAD 中运行了两个 ODP。下一个轮次。对于 RPM，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就是...抱歉。我没有...董事会已经开始考虑 RPM 第 1 阶段的建议了。在...结束之后，

我收到一条消息。抱歉。

在必要的公众意见征询程序结束后。这包括实施考量和其他因素，包括资源和时间。董事会核心小组的任务是进一步讨论（听不清）整个董事会的建议。

坦白说，我预计它不会存在 ODP。因为我觉得 RPM 的复杂性不在于 ODP。但这取决于董事会做出的决定。

并非来自 GNSO 理事会的所有政策都会自动转到 ODP。只有复杂的政策会。有两项...我想我们一致同意，董事会批准的两项政策相当复杂。

马腾·波特曼： 艾芙丽 (Avri)，有请。

艾芙丽·多利亚 (AVRI DORIA)：

我是艾芙丽·多利亚。

我只是想补充一下，就像跃然刚才所说的，这将被分配给后续流程核心小组，并且我们也将进行研究。不过我们还没有开始。我也不认为我们会向董事会建议为此设置 ODP。我的意思是，事情可能会变化。但此时此刻，我同意跃然的看法。我只是不认为它会发挥作用。

谢谢。

马腾·波特曼： 谢谢你。

是的，根据定义，ODP 不是一次只有一个。而且，是的，事情会接踵而来。尽管你看不到，但工作仍在进行中，在为后续行动做准备。特别是，RPM 仍要根据我们正在考量的核心小组的建议，采取董事会建议的行动。

谢谢大家。

好的，时间过得真快。感谢大家分享自己的担忧和疑问。我希望我们的回答足够充分。如果还有更多问题，请随时向我们提出。让我们共同完成工作。

就这么多，感谢大家。

菲利普？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马腾。

感谢所有理事。特别感谢即将离任的理事，她们下次不会参与我们的会议了，尤其是塔蒂阿娜和潘。

谢谢，马腾。交回给你。

马腾·波特曼：

感谢大家。

潘·利托： 谢谢。

马腾·波特曼： 休会。

潘·利托： 再见。

[会议记录结束]